

时代汉典

【财经小说系列】

终极破产

ULTIMATE RUIN

平静奢华的生活

变幻出奇诡异的

阴谋陷阱

秘密

隐藏着惊天动地的

生与死的考验

成就了哪些人 堕落的梦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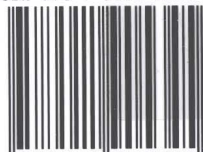
责任编辑：常松

投稿邮箱：czyonly@yahoo.com.cn

封面设计：媚文花书工场
qingyu0439@163.com

上架建议：财经小说

ISBN 978-7-5119-0534-5



9 787511 905345 >

定价：32.00元

扑朔迷离的阴谋背后，隐藏着惊人的宝藏
在巨大的财富光环下，每个人都是疯狂的忍者

终极破产

ULTIMATE RUIN



 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

史建国说，“我想来想去，你干脆到我们乡里去算了。”史建国这话是说给我父亲听的，这话在那些日子里他说了无数遍。四周很静，可非但我父亲不去接他的话，而且连玉青和李良，也好像根本没有听见他在说话。

史建国把香烟装在烟嘴上，他吃香烟总用烟嘴，衔在嘴上，像旧社会的地主老财。他对我父亲说，“你现在这种样子，还不如去接我的位置。先过渡一下，李良，你们说呢？”

李良被史建国点了名，支支吾吾，但只是看了看我父亲，不置可否的样子。

玉青放下牌，像在思考什么，他朝我父亲说，“你还是到庙里去烧烧香吧，听听李爷说些什么。”他的说法似不准确。辛店河新来了一个高人叫李爷，但他是道士，有道士的地方不能叫庙，可玉青却叫我父亲到庙里去。

秋虫的鸣叫更显出了夜的宁静。起风了，风吹得我妈灵前的烛火四处乱晃，把人影子照在墙上不断地拉长缩短，在天地间变换出各种稀奇古怪的形状。

玉青说着说着就朝我妈看了一眼，话就停了下来。过了一会，他有些急促地说了一声，“我上厕所。”人就出去了。

隔了一会儿，李良也站起身来，我上厕所，他说着也走了。

我听出他们说话的声音有些颤抖，像被冬天的寒风划破了一样倍显散乱。可现在还明明没有到冬天呢。当时谁也没有注意到一个细节，屋里就有厕所，他们到门外去干什么呢。

这时候，史建国夹着烟斗的手忽然停在了半空中。他睁大眼睛问我父亲，“什么声音？”我父亲认真地听了听，果然室内有一种纸张掀动的声音，“哗啦——哗啦——”这声音在深夜的停尸房内响起，不免让人毛骨悚然。

我父亲环顾四周，发现是旁边几张报纸在风中飘荡。他起身关了窗户，仍然在史建国对面坐下来。

实际上我都不愿意去当什么副区长，史建国说，“当副区长哪有当乡党委书记自在，一把手……”史建国说着说着，声音像断了水的自来水一样滴滴落落起来，又像是在说，又不像在说，最后就不说了。他的眼睛直愣愣地盯着我父亲的身后，拿烟嘴的手不自觉地颤动起来。他站起身，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我父亲的身后，他退到门口，脚碰到了凳子，吓了他一跳。他赶紧说了一声上厕所，一拉门转身走了。

这时候屋子里又传来“哗啦哗啦”纸张掀动的声音。明明是父亲关上了窗户，怎么还会有这个声音呢。

我躺在父亲的大腿上，我觉得我父亲在抚摸着我的头发，难道他没有听到声音吗？

我父亲说，“到了下半夜，他们怕了，就像小时候的故事里说的一样，有四

个人守灵，到了下半夜，先是坐在东边的人，看见了死人举起了一只手，后来是西边的人，看见了死人抬起了一条腿，最后是朝北的人，看见了死人从床板上坐了起来，他们一个一个借口逃走了，只剩下朝南的人，什么也没有看见，这时候死人直僵僵地从床上走了下来……”

说到这里，他忽然停止了叙说，他缓缓地转过身来，“啊呀”一声昏倒在地。我抬起身来，看见一张白纸正从灰白相间的空中穿窗而过，飘落在地。我定神一看，白纸上是一幅画。画面上有五个人。漫天星月，一条大河闪着银光横贯画面，一男一女悬浮在空中，另两个男子，人身蛇尾盘旋在地洞里，而河边上，还有一个女的正披头散发地狂奔。最为人难解的，是那银色的河水。不知那河水到底是因为银色而静，还是因为静而银光粼粼。仔细看河面，竟然全是漂浮的人脸，那些脸也是银色，半沉半浮在水面上，木然呼吸的嘴唇像鱼一样开闭着，汇成了河水无尽的涟漪。

这是图腾。

可这是什么图腾？

我想大叫着出去喊人，但哑口无言。我看见了史建国匆促中留下的烟嘴。

史建国的烟嘴很特殊，说是用象牙做的，白月兰的图案。他总是随身带几个，一高兴，就送你一个。

（一）

我到辛店上任的那一年在冬季，天气出奇的寒冷。冷到什么程度，比喻不出。

这年冬季接二连三地下雨。那雨下得就不像冬天的雨，连绵不断。雨像从破了袋子里漏出来的米那样，不断地下，却始终引不来雪。在那些下雨的日子里，苏北普降大雪。尽管大雪的消息传来，但这里的人在阴冻的雨中之依然绝望，这里仿佛已经不会再下雪了。

当我把决定到辛店任职的消息告诉史建国的时候，他欣喜万分，他说他将亲自来接我。我到辛店去的那一天仍然下雨。李良送我，史建国接我，我们乘一辆车。但不知为什么，玉青知道我的决定后，突然离我而去，一连几天找不到他。我感到十分奇怪，因为最初积极撮合这件事的，正是玉青。

辛店地处城郊结合部，是苏南乡镇企业发展较早的地区。在我的印象中，小时候这里叫西公墓，西公墓不局限在一个辛店乡，是一个概念，是当年处决犯人的地方。

那时候，看处决犯人不用盯着囚车跑。公判大会没有什么看头，到西公墓去，像一只鸟一样，吊在古老的荒树上等押解犯人的车队。

举枪的人像风吹过的一排芦苇，脑袋统一歪向右边，一阵淡雾般的烟尘飘

过，犯人就像一根黄瓜，突然被扔到田埂边上，又像弹出去那样干脆。一团和想象中一模一样的红雾便在眼前腾空而起，空气中顿时弥漫开来一种铁锈腥臭般稠厚的气味，使人浑身无力，感到麻酥酥的，要咬紧牙关才能从树上下来，不至于失手像一只死鸟一样跌落在地。偶尔，临下树时，还会尿上一裤裆。

但不知从哪一年起，处决犯人便移到了更远的地方，而且也似乎没有了定规。每一次处决犯人都不在同一个地方，再想在西公墓的树上全景式观看处决犯人，便不再可能。西公墓先后出现了电厂，出现了与日本人修建的铁路桥并行的高速公路，出现了像夕培这样规模很大的乡镇企业……我到过西公墓，但我第一次看见辛店河水。

初见辛店河水让我感到惊异。河水气势如此阴气郁郁，看看就会森人心脾，始料未及。

史建国说，“你连辛店河都不晓得你不好算当地人。”我没有接他的话，但突然意识到，自己与这条熟悉的陌生河流天生有着一种宿命式的联系，我早晚必然属于这里！

茫茫的雨天下，我弄不清是辛店河在等我，还是我等候了这条河已经多时。这种感觉，让我在感慨之余茫然无知。

辛店河因为不时地布满水花生而显得一望无际，让人无法准确估计水深。往往一夜之间，水面上会长满水花生。水花生也叫水葫芦，充满了永不枯竭的生命，不知疲倦地繁殖。你割得越多，它长得越快。我贪婪地盯着窗外，对它忽然有了一种奇异的着迷。

我们沿河行进，马上要路过日本人时代修造的那座铁路桥了。

史建国说铁路桥的栏杆上，当年挂过游击队员的脑袋。我知道这座铁路桥，但车过桥头，脖子上还是猛然一阵冰凉，一摸，颈根上竟然湿漉漉的。一抬头，猛然看见滴血的头颅扑面而来，那些无神而硕大的眼睛像鱼眼乌珠一样爆裂而出……车子在我惊异之际轰然进入隧道，车内一片静止的漆黑，车内的人突然停止了说话。

车内，这时候响起了的笃的笃的滴水声，我想总不会是桥上的那些人头还在滴血吧。脖子冰冷的感觉猛然弥漫开来，黑暗中直感到心惊肉跳。

司机小崔在隧道里开了灯，但四周却显得更黑了，我觉得汽车在这个铁路桥里走不出去似的摇摇晃晃起来。我想问小崔，张了张嘴，却说不出话来。

小崔长相奇异，面孔特别长，五官也显不出什么凹凸，像一颗连皮的冬瓜。他脸无表情，神色呆板，颈根也特别长，开车的时候，头一直顶到了汽车的顶棚上。

车内流星闪过一般，不知从那里扫过一束光亮。这时我看见了，路边上站着

一个老太婆。她佝偻着身体，正朝我挥手。我无法看清她的面孔，却可以从她深如黑洞的嘴型上看出她腐烂得灿烂的笑意。我不觉扬了扬手，算作对老太婆友好的表示，心里陡然涌出了初为父母官的庄重仪式感。我想今后到工厂去，到会场去，到农民家里去，可能都要这样挥挥手。

汽车驰出隧道，天空明显暗下来，天地间是一种枯草般没有光泽的灰黄。这种奇异之色让人觉得自己正活动在一张被滤色镜处理过的旧照片里。没有人讲话，我不由闭上了眼睛，想安下神来，想一想与乡干部见面时的发言。刚闭上眼睛，却猛然大吃一惊：刚才的老太婆根本没有脸孔。

她的头发高悬在衣领上方，在应该生长脸孔的地方，竟是一张飘荡的麻袋片。一个没有脸孔的人！

一个没有脸孔的人，又怎么能露出让人动心的笑容呢？我连忙回转身去，隧道里空无一人。

根本没有什么老太婆！我拼命地眨着眼睛，仍然看不到任何人影。

我大叫一声，“停下来！”几乎就在汽车刹住的一刹那，夕培厂里的爆炸声响了起来。

其实爆炸声并不太响，像一个人在车上放了一个响屁。但一团烟雾迅速地穿过火光，腾空而起，让每个人都看得清清楚楚。

“好像是夕培厂里。”司机小崔说道，“还闪了一道红光。”

小崔的话使老太婆那张麻袋片面孔再现在了我的面前。面孔空无一物，但老太婆唇边的一粒红痣却艳如朱砂，活灵活现。现在，那颗红痣光亮饱满，轰隆一声，爆炸开来的，红光一闪。

“你好像在说爆炸。”史建国说道。

小崔说，“是爆炸。”小崔在部队里蹲过，他说这话的腔调似有一种敢于负责的果敢。但听上去，话里依然夹着一种畏缩，好像怕摔坏了主人珍贵的收藏而担心受罚一样。这让我觉得，小崔有些怕史建国。

史建国不耐烦地挥了挥手，“你不要跟我讲你老山前线的故事了。”他转过身来对我和李良说，“今天五点钟的欢迎会开不成了。”

我赶紧说，“不开了，不开了，赶快到现场去。”

车到夕培厂里，厂里已是乱成一片，比我们早到厂里的乡干部正在组织疏散工人和进行灭火。

史建国不等车子停稳就跳了下去。一路上，实际上已经吃准了是夕培厂里出了事，他一个劲地拍大腿，连声说道见鬼见鬼，但车子到了厂里，他却一句话也没有了。下车的时候，在车灯的闪映下，我看到他额骨头上沁出了汗珠。

我坐在小崔身后，小崔等我们下车后才把车开走。我下车时，眼睛不经意地

划过小崔又长又直的颈根时，顿时吓得魂飞魄散。小崔的颈根上有一圈红红的血痂，这让我顿时想起了铁路桥上的头颅。血痂又粗又大，像是个手艺粗糙的医生，刚把铁路桥上的头颅，缝在了小崔身上。

我不敢再看小崔。爆炸现场上的火光还不时伸出烟雾的笼罩，显得意犹未尽，我忽然觉得，小崔颈根上的头其实不是小崔的。属于小崔的，实际上只有一具会移动的无头躯体。

我的脚不由软了下来。

“怎么偏偏你一来就碰到这种事。”李良说，他站在我身边，我不知道他有没有看见小崔头颈上的红色血痂。我心里想的完全不是夕培厂里的事。

那场火在雨夜里越烧越旺，看着消失在雨雾里的小车，我怎么也弄不懂那年冬季为什么会如此下雨。下得天昏地暗，毫无天色。我记得和玉青一起念大学的时候，广州的同学专门到我们这里来看雪景，可看着眼前的情景，我想等到我的儿子长大后，恐怕要到更远的地方，才能看到下雪的景姿了。

(二)

雨下了几天还在下，下得绵延惆怅，下得坚定不移，下得叫人信服。早上六点半，天色还阴沉沉的，但好像不管再过多久，天也不会明亮过来了。上午十点钟和下午四点钟，已经无法分清。白天黑夜，无法分清。

乡工业公司经理介民在黑牡丹店里吃完豆腐汤，就想起今天乡里要在大林观开会，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味道。前几天值班碰到的怪事，至今让他心有不甘。对大林观这座道院，现在他耿耿于怀。

事后想想，自己活了几十年，还从来没有看到过这种可怕的景象，而且这种景象，现在看来只出现在他值班的时候。他侧面问过其他人，别人都没有反应。这让他连说句话的人也无法找到。

在这种阴雨连绵的日子里，他一想到这事心里就发毛，他忐忑不安，总觉得有什么事要发生。让他痛苦的是，这种事他又不好明说，了解他的人会笑他，不了解他的人会当他神经病。于是，他只好把自己的经历说成他听过无数次的传说，去说给人家听，但因为传说已是家喻户晓，早没有了新意。要不是亲身经历，他想连自己也不会相信。

转眼，又到了星期二夜头，轮到他和乡财政所长列民值班。那天一上班，他接到了包生的电话，包生约他晚上打牌。他说晚上要和列民值班，包生说就是要和你们一起打。

包生是夕培厂里的书记，还兼了村委书记。晚上他和夕培厂里的王会计一起来到值班室。他和王会计一家，介民和列民对面对，四个人开始打牌。

厂带村，夕培厂里首任厂长梅芳不买账。史建国就趁梅芳出差之际把她免了，让夕培去当厂长，兼村委主任。夕培显然听话多了。听话就好办，于是厂里的产值加上村里的产值，一个亿元厂，亿元村就诞生了。史建国这个模式成了经验，向全市推广，他成了改革英雄。

介民呢？因为提出了和梅芳一样的意见，史建国改革成功后他就下台了。工业公司经理，由下台厂长梅芳接替。找介民谈话的时候，介民半天不吭声，史建国当他默认了。

但没想到介民抬起了头，他对史建国说，“我是会计出身，干脆还是让我到饲养场去当会计。”史建国作出最后决定的时候，介民发现他夹了雕玉烟斗的手有些奇怪。史建国的中指关节上有一个疤，戒指般在那里闪亮。他的手臂夸张地伸直着，像是袖筒里装了什么机关，比如一个绷手臂的钢筋。史建国说，“你到乡审计办去，梅芳离任审计由你去审，审计结束前你还是工业公司经理，审计结束后，要有什么问题……对，这个自然。”史建国说着，欲言又止，更像是感到失言，这个自然是猜测的说法。他有些尴尬地说。

对梅芳的离任审计固然要结怨梅芳，但介民没有想到的是，新厂长夕培坚决反对，他说梅芳的账我认了，不要审了。介民搬出史建国，但夕培就当没有听见一样。他不让其他人配合，介民就无法审计。他去找史建国，他希望史建国和他一起到厂里去一趟。

史建国对介民说，“你去，我来给夕培打电话。”

介民再去找夕培，十次九次找不到。找到一次，夕培就说，“史书记从来没有跟我说过这事。”结果审计审不下去，审不出梅芳的问题，梅芳就顺利地当了工业公司经理。直到这时，介民才知道自己吃了哑巴亏，留在乡审计办，走不了了，史建国对介民说，“你就留下当审计办主任吧。”

审计办在乡政府的老楼上，在一楼二楼之间的平台上，底下是女厕所，没有配备其他工作人员，介民一蹲就是四年半。到了换届的时候，梅芳已经快到退休年龄了，53岁，严格说54岁了，可史建国硬把她推举当了副乡长。工业公司经理的位置空下来，又还给介民当了。

当史建国神采飞扬地宣布介民的任职时，介民看见了院子里沿墙根参差开放的鸡冠花。他忽然想大哭一场，史建国到乡里来转了一圈，他也从工业公司经理的职位上转了一圈。他觉得自己就是鸡冠花，终年蓬头垢面，被置之一旁，终年没有人来施肥，只有来不及上厕所的人，才会急着往上面浇些肥料。

介民想着想着，觉得肚子饿了起来，一看，已是下半夜3点钟了。

雨在外面淅淅沥沥地下着，介民觉得自己的心被冲得空荡荡的了。吃夜饭的时候光顾喝酒，实际上没有吃什么东西，他想应该到食堂里找点东西吃吃再睡，

想了两天后，介民决定代别人值班。这次他做好了准备，他甚至带了一个望远镜。在老楼的旧办公室里，他拉上了窗帘，掀开一条缝，静候着期待的情景。

下半夜3点钟，一片白光一闪，他顿时精神起来，凝神一看，那团影子竟又出现在了院子里，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但他这次确定，他看到了那张面孔。那团影子沿道院的墙根飘然而行，悄然无声。在接近厕所消失前，忽然稍作了停顿，似乎故意转过了身，更像是知道介民在办公室里偷窥他似的，朝着介民嫣然一笑。天哪，这是一张什么样的脸啊？！雪白的面孔，两眼放着幽绿的光，一条鲜红的长舌头一直垂到腰际，嗒嗒作响……

介民像被电住了一样，第二天醒来，竟然在自己床上，回想起来，更做梦一样，却又比梦清醒。他觉得这件事无法跟别人说起，连最接近事实的列民，也把这事当成了笑话，而且可能早已遗忘。他想弄清楚，但没有人相信他，这让他又觉得一时无从下手。他想那白乎乎的东西明明是有面孔的，可山狗呢？山狗说是无头鬼，这又从何说起？介民望着道院里新建的钟楼，总觉得这事与道院有着某种联系。今天乡里要到道院里开会，他不由心有所动。

吃完豆腐汤，他又特地到那座旧厕所去了一趟，他想至少十年间，他是第一个在这里如厕的人。他闻到厕所里有一种味道，有点像小时候运河边上的那个茅坑，风一吹，空气中顿时就充满了泥土和鱼腥味。

(三)

人生真是无常，想当年我为市长秘书的时候，呼风唤雨，得心应手，做什么事有如神助，那时候，恐怕打死我也不相信，我会在数月之后，在一个装备不全的筹建中的道院里，接受一群农民干部的欢迎。况且，还刚刚经历了一场变故。

夕培厂里的事故原因还在追查，但有人破坏是肯定的，公安方面已经介入，但出了这么大的事，法人代表夕培非但没有马上组织落实措施，反而连他本人的消息，也一点没有了。我隐约感到，一种不祥正在我身旁蔓延开来。

昨天在事件现场，我已经认识了主要的乡干部。因为我一直在农业条线上工作，我不认识他们，他们都认识我，因此没有什么距离感。

晚上聚餐是难免和有准备的，但因为夕培厂里的事压着，气氛显然受到了影响，程序也少了许多，我最后被安排在乡政府招待所。这以前，史建国征求过我的意见，我说我可以带孩子住到乡里去。妻子死了，陈市长退休了，父母在外地，我再往城里赶，还有什么意义呢？反而在农村，空气新鲜，星期天还好接陈市长下来钓钓鱼。尽管他后来从来没有来过

招待所在乡政府新楼顶层，我的房间在财政所长列民隔壁。我认识列民，他是市财政局农财科派来锻炼的。为此我很高兴，我对送我来的史建国说，“今后

我看了他一眼，亮光下他的颈根上显出是衬衫的领头，紧紧地围在他的脖子上，而不是我刚才在隧道里看见的纱布。我这才舒了一口气。“头肯定有，”我说，“但没有脸，头发和颈根之间是一块麻布片。但我看见她在笑。”

包生情绪好像一下子好转起来了，他说，“你一定看走眼了，你昨天没睡好吧？”

“我看得很清楚。”我说。

“但那肯定不是无头鬼。”包生说，“无头鬼可厉害啦，碰见无头鬼，死的人不是断九根指头，就是被撕掉半张头皮，说是阴阳脸。你像史书记的父亲，是村里的造反头头，剃阴阳头的专家，文化大革命，不晓得给多少人剃过阴阳头，他看见过无头鬼。到他死的时候，不光头皮被撕了半边，面皮也撕了一半，就像乡政府门卫山狗的面孔一样，那才惨啊。还有介民的阿哥，还有小崔的父亲，他们碰到过无头鬼，死的时候，卵泡被人割下来塞在嘴里。”

我听得目瞪口呆，没想到史建国的老子是这样的死法。可心里却还有另一种不甘。我看过许多“文革”武斗时的内部资料，红卫兵和造反派，还有那时的许多帮派争斗十分惨烈，已经不能用惨无人道来形容，许多事例比包生说得还要残酷，如把灌了汽油的瓶子塞进女红卫兵的阴户，再在游街的时候放火烧油瓶等，简直到了野兽撕咬的程度，因而即使没有无头鬼，这些事也会发生，所以我当时认为，包生讲的这一切并不一定都要归结到无头鬼身上去。我反而认为，无头鬼才是一种传说。

“你讲的小崔就是乡里开车的那个司机吗？”

“是啊，这个赤佬跟他老子完全是两种人，他老子直胚子，只晓得硬打硬杀，想干什么干什么，十头牛都拉不住。小崔却像个阴死鬼。”

我的眼前，又浮现出小崔又大又长的冬瓜头。

包生说，“他阴归阴，拍起马屁来可滴水不漏，是史建国的红人啊。”包生说着，忽然把车速慢了下来。他说，“我真弄不懂，史建国为什么不把他调到区里去，反而让他给你开车。可说是给你开车，有什么事，他还是让小崔去给他去办。”

包生的话不无道理，我一时感到无话可说。

“你像今天，史建国区里有车，可他一早又去接史建国了。”

“你怎么知道的，”我说，“你看见了吗？”

“我到乡里来，就看见他的车开过去，有时候，看着他木讷讷的样子，我都怀疑他颈根上长的是不是他的脑袋。”

“什么！”我大叫一声，转身紧盯着包生，眼里充满惊恐。“你说他的脑袋。”我说着，眼前又呈现出小崔头颈上巨大的伤痕。他的头，像被医生用线缝到颈根

梅芳带头在村里办工业，她东拼西凑了6000块钱，她找她父亲那些老部下批条子，搞资料，跑业务，把厂办起来了。但每到年底，她就发现厂里的账上总没有钞票，她对此感到惊骇不已，她觉得财务科长新歧有问题，按照她的打算，年底账随便怎么算，该有200万元利润。

她把新歧找来。她到这时候才看清了新歧的面相，新歧一副阳气不足的样子，就像生了一辈子的痼病一样。她奇怪自己为什么用这种人给自己管家。新歧说，“梅芳你抽烟，烟你一年要抽掉30万。”梅芳心里说，“这烟要都我抽还不把我熏死啊。”可她嘴里不说什么，心里下了决心，年终分配后就辞掉新歧。

但是新歧算准了她的念头，新歧说，“梅芳，别人都怕你，我不怕你。”他说，“实话告诉你，你可能会离开这厂，可我是不会离开的，不是我离不开这厂，而是这厂离不开我。”后来的事实证明，新歧的话与事实毫无二致。“我死就死在这个位置上了。”他的话起初让梅芳疑惑不已，然后他说出了让梅芳不再盛气凌人的话，“你在装糊涂，”新歧说，“厂里实际上有钱，只要把丁洪亮欠的钞票收回来就有钱了，你说收得到吗？”

丁洪亮那个时候为厂里做配套，每次从厂里拿到钱，就要送给梅芳几叠，到后来，梅芳觉得自己上了瘾，哪个月丁洪亮不来送钱，她就连觉都睡不着了。

实际上，早在新歧说这个话的前头，梅芳就听到了关于丁洪亮的闲话。她对丁洪亮说，“你不要再零敲碎打了，你再办一个新公司，我一次多打点预付款给你，分给我的，就算是我的股份吧。”她二年打给了丁洪亮600多万元预付款，她让她的儿子当股东，一年从丁洪亮那里分到上百万元利润。

那时候，实际上梅芳还不晓得丁洪亮竟然是史建国的小舅子，也根本不晓得会有一个叫史建国的人要到辛店来当党委书记。而且，这个人将在她的出差途中，代表党委免去了她的厂长职务。

她觉得，史建国身上有种和她相排斥的东西。实际上，史建国方头大耳，本来是一副福相，但他白得发灰的面色让她在当年就看出了他日后的牢狱之灾。特别是他三角形的眼睛，露出了欲振不能，底气不足的迹象。这种最初的印象，决定了她和史建国不可能走得很近。

史建国上任后，搞十件实事，其中设立乡一级的行政审批中心，为老百姓办实事的做法属于全国首创，而厂带村，使夕培的厂在全市第一个达标亿元厂，更是让他声名鹊起，成了农村工作的一面旗帜。

但是，场面上的光彩无法掩饰下面的矛盾。电厂征地后，那些征地款没有返还给农民，都被用来盖乡政府大楼，失地的村民们天天坐在新大楼前闹事。梅芳记得，在那些日子里，一边是省、市以上的记者在采访乡行政审批中心的施政实绩，一边是造访的村民的恫骂声。等到记者流退潮的时候，史建国推出了厂带村

李爷没有挽留我。院子里，皓月当空，一个难得的没有落雨的晚上。

西风斜吹，手冷得指头要漏下来一样生痛。李爷停下脚步，他的影子就停在我的影子上。他的头上戴着道冠，在地上显得方方正正的，像个无头的躯体。

他指指那口棺材，对我说，“昨天夜里，我就听见放棺材的地方有响动，第二天一看，棺材盖移开了。”

（六）

这次会议是一次扩大会议，是具体贯彻改制的会议。乡里主要企业的负责人也要出席。夕培厂里除了包生，还有财务科王会计。

梅芳把文件念到一半的时候，注意到史建国神色紧张地把我叫了出去，因此她念错了几个字，然后不得不把那一段文字再念一遍。随后她紧接着传达了区里的工作方针，从表及里，先易后难。这时候她看见了史建国正匆忙离去，因此她的发言突然就停了下来。

乡里财政所长列民问她，“怎么先易后难，由表及里。”

梅芳愣了一下，列民说，“改制是积极的财政政策，但企业是第一受益者。所以改制的企业，出资要一步到位。”

会场上顿时有人起哄，有人说，“你财政就要收入的一大笔钱了，你这个脱裤子财政所长日子就要过好日子了。”

梅芳笑笑，成竹在胸地说道，“结合乡里的情况，我谈谈自己的看法。”她说，“乡里改制有自己的特点，数量占70%的企业，产值只有30%，而数量30%的企业，产值倒要占70%，现在要求改90%的企业，是说企业的数量，因此把70%的企业改掉，任务不就完成了一大半了吗？”

列民站了起来，说道，“那有卵用哇，那70%的企业，拿出来的钱还不如夕培一个厂里。”

介民慢悠悠地说道，“你是说大企业都不改制吗？”

梅芳说，“我没有说不改，是说先改什么后改什么，总不能一锅端吧。如果先改大企业，时间长，单位少，一年下来完不成市里的指标怎么办。”

列民急了，他索性在屋里旋了起来，“那还改卵，今年年关又过不去了，本来还指望用改制的钞票派用场。”他这么说着，一边用眼睛不断地扫我，似乎有什么话要对我讲。

介民说道，“实际上也有办法，分两条线，一条线改小企业，抓数量，由工业公司负责，一条线改大企业，抓质量，抓集体资产回收，由财政所负责。这样既完成了上级的任务，又保证各方面得到平衡。”

介民的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史建国临时离开会议，影响了我的情

了。包生走进我的房间，面色苍白，神色慌张，他身后紧跟着王会计。

“我见鬼了。”包生拉着我的手说道，我觉得他的手在剧烈地颤动。

“什么事？”我说，“有什么事你慢慢说。”

“夕培打电话给我了。”包生神色漠然地说道。

“什么？”我大吃一惊，“夕培不是死了吗？”

死人给活人打电话，什么概念？！

“丁洪亮有一笔贷款到期了，因为是配套厂，平时他的贷款都由厂里担保。夕培不出差的时候，都是史书记打个招呼，财务就办了。几天前丁洪亮找我，我拖了一下，对他说等夕培回来后再说。”包生说着，咽了一口唾沫继续说道，“昨天快下班的时候，我接到了夕培的电话，当时我头脑里一片空白，完全忘记了夕培已经死了。他说丁洪亮有一笔贷款到期了，叫我担保一下。我想都没想就答应下来了。”

“那会不会是别人冒充他打的电话。”

“不可能。”包生斩钉截铁地说道，“我们从小到大，他的声音是装不出的。肯定是他的声音。”

王会计说，“当时我在办公室，也听见了夕培的声音。厂长室就在财务科隔壁，我当时在记账，转身看了一下，看见夕培的办公室门还开着三分之一，声音很清楚。”

“我接了电话，把王会计叫了去，让她给丁洪亮的贷款担保。王会计就盖了章。这件事办完后我就忘记了。当时也很奇怪，我一点没有想起夕培已经死了。路过他的办公室，就觉得他出差回来了，在办公室里办公一样。平时只要他在办公室，总是这样，门从不关上，开三分之一。”

“那你看到他的人了吗？”

“没有。”

“怪就怪在今天一上班，清洁工说夕培的办公室里真的有人去过，烟缸里有烟屁股，茶水还是热的。我才意识到出了鬼了，夕培明明死了，怎么可能和我通电话呢？我和王会计一说，吓坏了，赶紧来报告。”

“那么，会不会是别的人，或者小偷呢？”

“小偷会坐在那里抽香烟吗？”

王会计惊魂未定，手搭在胸口说，“昨天肯定是他到办公室里去了。因为他的拖鞋放在最底下的柜里，只要他夜里加班，他总是穿那双拖鞋。”

如果照他们的说法，至少有三个关联的证据可以证明夕培还活着。

可这可能吗？我不由惊出了一身冷汗。

我立即给玉青打电话，我说，“你看见了夕培的尸体了吗？”

水泥毛坯，连楼梯上护栏都没有安装。除了夕培，还会有谁。他服夕培，夕培叫他怎么做账，他就怎么做账，因而再做出来的账就掩盖了许多真相。

临近办公楼时，歧新就听见有人喊他。转身一看，是得根。

得根是夕培的小舅子，前几年和丁洪亮一样，给厂里做配套，但歧新觉得丁洪亮在得根面前就像一只小麻雀，整天只知道通过史建国的关系，不断地到厂里来借钞票，欠欠货款，偷食一样来揩油。但得根不同，得根像一只老鹰，是一只停歇在厂房高处的老鹰，一不小心，他就会盘旋而下，和你争夺猎食。

这几年，得根从一个配套厂逐步发展为整机厂，又从整机厂发展到做原料生意，外贸生意。在行业上，规模虽还不如夕培的厂，但在多角度发展的态势上，已经远远超过了夕培的厂。当年夕培让厂里借给得根200万，现在得根每年仍按协议支付50万的分红，就靠这笔钱，维持了厂里这几年管理人员的开销。

得根喊住歧新，说道，“你还来做什么，乡里在上面查账呢。”

歧新把脖子一扭，“他查他的，我又没有贪污受贿。”

得根又粗又黑，是大个子，这时候极不相称地眯起了眼睛，小声说道，“就是只会做小动作。”

歧新脸上一阵通红，“我要做什么小动作，我做了几十年的账了。”

得根一把拉住歧新，“当心，有人说厂里亏空得厉害。”

歧新边推得根边说道，“这都有账，账是死的，账是实事求是的，不是谁说的。”

得根说，“我是和你开开玩笑的，现在外面的说法很多。今天我来找你，是想对对账，把我借你们的钱还掉，你们的钱比高利贷还高。”

歧新说道，“你倒也是人走茶凉啊。”歧新朝得根看了两眼，“你借的时候，也没有说是高利贷吗。”

得根说，“我是不想跟着你们的黑洞陷进去，夕培死了，该乱了。”

歧新沉默片刻，缓声说道，“我总觉得夕培没有死。”

得根一惊，“你说什么？”

歧新说，“我总觉得夕培是不会这么轻易死的。”

“你胡说什么，”得根说道，“后天乡里要开追悼会了。”

歧新没有理他，他一个人低着头上楼，得根在后面说，“你真是这样想的吗？”

可能因为是礼拜天，高大的办公楼里显得萧条和阴冷，走廊上空荡荡的，歧新可以听到自己的脚步声在远处传来回音。

看见歧新推门进来，列民不由眼睛一亮，赶紧迎上前去。

“你总算来了。”他说，“一群人等着一个人。”

但是来到辛店后的情况远比想象的复杂，他找到了地道，但没有找到那两坛黄金，实际上，地道四通八达，不光通向乡政府，还通向道院后的土山深处。

这种地形，是唯一与他想象不合拍的地方。他曾经疑惑，但又信心十足，他相信他一定能找到他父亲当年的埋藏物。

从此，他开始了每天的寻找。

夜深人静之时，他穿起了道袍，装上面具。他有时候到乡政府去寻，有时候在道院里寻。他每天变换着道袍，通过地道，在辛店的深夜出没，他为自己画的那副面具十分独特，面具上的眼睛喷吐着幽绿的光，下巴上有一条长达腰间的舌头嗒嗒作响……

走廊上有了轻微的脚步声，是一种漫不经心的来回踱步的声音。

这种声音已经维持了一段时间，他记得是从梅芳的娘死去不久开始的。第一次他听到这种声音时，当是自己的徒弟在走动，但这种声音走走停停，有一种空旷的回响。

他忍不住下床去看看究竟是谁。月光下，道院内外空无一人。侧耳细听，好像是停柩的地方隐隐传来声响。他叫来了徒弟打开道院所有的灯，却什么也没有发现。等他静下心来，那种声音却在暗处再次响起。

令他惊异的，是这种声音总是和他保持着一种等距的位置。他先是觉得在棺材那边有响声，可当他站到棺材那里时，响声又在另一个等距的位置出现，循环往复，好像在他踱着方步捉迷藏。好在这声音对他并没有什么伤害，只是让人恐惧而无奈。

李爷今天挑选了一件黄白相间的道袍穿在身上，然后戴上他的面具。每当深夜穿戴完毕后，他就有一种超然世外的感觉，他觉得自己不再是一个白天的普通人。

后半夜，正当李爷揭开了神龛，想进入地道之时，他忽然听见了一种哭声。

那是女人的哭声。在风的吹动下，那哭声显得飘忽不定，时有时无。

整个道院里静极了，连针掉在地上的声音都能让人听见。这时候连那奇怪的脚步声也停了下来，因此这女人纤弱而悲痛欲绝的哭声在黑夜里更显得让人心惊肉跳。

李爷连忙用一张凳子顶住房间的门，他生怕有人闯进来，发现了地道的秘密。他在黑暗中坐定，思考着哭声的来源。

他想这哭声来自停放的棺材，但自从他发现那棺材总在深夜被打开之后，他再也不敢走近棺材了。他又觉得这哭声来自乡政府被废弃的后花园中那堆紫黑如血的梅花丛中，可是，是谁伏在那里哭泣，为什么哭泣呢？他在黑暗中睁开双眼，惊恐地望着头顶，他觉得这哭声此刻又飘到了他的房间里，就在他的脑后，

一声粗短而沙哑的低吼在房间里响了一下，我猛然站了起来。那一声惊叫，至今我都无法想象是我发出来的。“他不是去追买钢材汇出去的钱吗？”我说。

“是啊，他把承兑汇票付给丁洪亮，再由丁洪亮转手赚了一笔钱，所以真正的债主应当是丁洪亮。”

“那钱就是丁洪亮骗掉的，他去自杀做什么？”我说着，心头一亮，对夕培的自杀豁然开朗起来。

介民此刻戛然而止，一言不发。

当梅芳和其他乡领导纷纷来到之际，他仿佛和他们一样，只是刚才接到通知而来，根本没有和我有过任何交谈。直到这个时候，我才真正感到夕培厂里的事情真的有点复杂起来了。

出于对工作的负责，我要求每个人以党性的要求逐个表态，最后一致决定，把夕培厂里的账马上转移到乡政府老会议室里封存起来，专门保管，并组织力量专门审计。

会后，由介民负责，写一份情况报告，立即向区政府汇报。

开完会议，天色已暗，谁也没有说话。

我走到一楼的楼梯口，列民从黑暗中再次抓住了我的手，我想不出列民刚才开会的时候有没有在场，我眼前再次出现了列民惊恐失措打手机的情景。

难道他一直在楼道里打电话吗？

我打不通电话，我手机打到没有电了还打不通。他说，“不好怪我了，夕培厂里肯定没有指望了。那1000万的缺口怎么办……到时候顶不住，可不好怪我了，我说等到年底，可事情还能顶到年底吗……”

我本来想问他一直在给谁打电话，可我发现他跟我说话的时候，眼睛并不看我，看着我的身后，眼睛散神而漠然，我觉得他也不是对我说话，他只是随便拉了一个人，像祥林嫂逢人诉说阿毛的故事。

这时，我忽然发现小崔正斜靠在他的车子上看着我们，绿豆般聚光的小眼睛里闪着狼一般的绿光。

我浑身一凉，不敢正视他，我朝他喊道，“我走回去，你先走吧。”

我发现自己把语气弄得很响，语气很僵硬，好像既是为自己壮胆，又是一种不甘示弱的示威。

小崔好像在笑，一直在笑。那种笑有一种把我们玩弄在掌中的味道。

（九）

按我的性格，我不是一个靠预感和直觉进行行动的人。但是近来，越来越多的事情堆砌了我的情感，我的理智和判断力似乎受到了巨大的影响，对什么都疑

死了，怎么会出现在照片上，而且重影在文件柜里。真不可思议。

“这是哪里来的？”我问。

包生说，“是歧新给我的。”

我至此就没有接着往下问。如果再问下去，我就会把后来有关我的照片联想到一起，那么许多事情的答案就不会在出现之初显得扑朔迷离，错综复杂，叫人费尽心机，捉摸不定了。

这时候，山狗拎了热水瓶缓缓地走进门来。

天很冷，他满脸伤疤被冻得通红，像冻伤的胡萝卜一样。

包生猛然收声，目不转睛地盯着山狗，眼睛中露出惊恐不安的神色。山狗默不作声，样子十分从容地给包生泡了一杯茶。他在包生面前咕噜了一句话，谁也没有听清他在说些什么，然后和包生对视了一下。短暂的对视。

一瞬间，包生突然站了起来，像被烫了一下，身体颤抖起来。

眼前的情景几乎让我熟视无睹。看着山狗从容离去，我只是隐隐地感到了照片也好，包生也好，还有山狗和开水，这些东西之间一定蕴涵了某种关系，而这种客观存在的关系一旦被揭露，能够解去我心头的许多愁云。

包生心神不定地走到我面前，指指山狗离去的地方，欲言又止。

随后他在房间里旋了二圈，情绪似乎才平静了一些。他拿起那张夕培重影在文件柜上的照片，沉吟半天，说道，“这是夕培显灵啊。”

“显灵？”

“一个人生前的愿望没有实现，死后就会显灵。”包生说，“夕培在账本柜里出现，一定是要告诉我们账本的事情……”包生说到这里，像说漏了嘴似的刹住了话头。

我眼前一亮，“你是说账本上的事情还是账本失踪的事。”

包生也愣在了那里，他说，“你说他会不会是想告诉我们账本在那里。”

我支吾了一阵，并没有再说什么话。我觉得自己像一个接近宝藏的人，面对成功反而不敢相信探险的成果了。

他似乎也不想再说什么了。他的样子看上去是想遮掩掉一些事实。会是一些什么事呢？

临走的时候，包生郑重其事地对我说道，“我台湾有一个叔叔，没有子女，他留给了我一笔钱，我想用这笔钱来投资那个市场，我不要乡里一分钱。”

我眼前一亮，“那不是招商引资吗？”我说，“啊？你还有这个关系。”不知为什么，我觉得他说这话总有些不在实在。

他说，“我不如夕培，我一直是个村干部，改制，我改不了。不然，我干脆辞了厂里的职务去做市场。”